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近代學報
彙刊

殷夢霞 李強 選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

160

殷夢霞、李強 選編

近代學報彙刊

第一六〇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灌縣玉屏學會 主編

玉屏學報

第一—九期

(四川)灌縣：玉屏學會，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鉛印本

第一六〇冊目錄

玉屏學報	第一期	一九四七年九月	……	一
玉屏學報	第二期	一九四八年一月	……	一七
玉屏學報	第三期	一九四八年四月	……	三三
玉屏學報	第四期	一九四八年七月	……	四九
玉屏學報	第五期	一九四八年九月	……	六五
玉屏學報	第六期	一九四九年一月	……	八一
玉屏學報	第七期	一九四九年四月	……	九七
玉屏學報	第八期	一九四九年七月	……	一一一
玉屏學報	第九期	一九四九年九月	……	一二九
興寧學報	創刊號	一九四八年五月	……	一四五
珠海學報	第一集	一九四八年五月	……	一九五
珠海學報	第二集	一九四九年五月	……	四〇一

玉屏學報

第一期

◎ 本 期 目 錄 ◎

弁言	余止善
國學綜述序例	羅伯濟
諸子學者集傳序	羅根澤
六書古義序	謝无量
彙集晴翠山房詩文引言	陳國祥
燕遊雜詠序	曾沂春
壽客亭記	王瑞徵先生遺著
何先德傳	羅駿聲
灌縣地方經濟建設芻議	賈開仕
象鼻歌	羅伯濟
連日飛雪有感	劉子光
遊唐公祠	曾沂春
重遊唐公祠	曾沂春
詞四闋	嚴育慈
對摩爾論孔子是中國之亂源的辨正(轉載)	陳筑山

灌縣玉屏學會主編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九日出版

弁言

五 學 報

余止善

何謂學：今之世昌言學矣，學之義果何如，古訓學覺也，夫人涉身斯世，朝漸夕靡，於人事，於物類，必有所覺，是覺也，前人以此傳後，後人得之，而又有所覺，又以此傳後，繼繼繩繩，進而不已，是之謂學，願學有道有藝，這者所以安人，若明德新民之術，若夫婦父子兄弟朋友君臣之義，凡人與人之間，所遇以得其平者皆是也，藝者所以成物，若農若工若商賈，凡社會日用所藉以相生相養者皆是也，苟為人矣，則不能遠道，一人遠道，無以自安，衆人遠道，而天下亂，苟爲人矣，必操一藝，以之自足，且以給人，道者本也，藝者末也，孔子曰，志於道，游於藝，本末兼該，然後人物畢遂，今之學者所言，大抵皆藝也，於道則有未遑，豈非學乎，抑未也，本之則無，是以前物質進步，而國日亂，時益以，學術不明，伊誰之咎。

何謂學者：學猶車也，學者如御，猶是與輪，猶是駟馬，御則不能行，東西南北之適，緩急進退之宜，御者之事也，而必先正其體焉，不然，則或駕而不行，或行而不正，仲尼駕說，曰吾執御，洵善喻也，今之學者，亦有知夫惟藝不足以言學，而反求諸道者矣，然而事考證者抱殘守缺，綴詞章者門庭多，譚義理者好高務遠，卒皆無益於人事，豈考證詞章義理之不足以明道耶，其言雖或有當，其行多不可詰，猶御者之未正其體也，是以平居則放

言高論，臨事則無所措其手足，或汲汲於富貴，或戚戚於貧賤，或重簋不飭，或廉隅不謹，植身泥淖，而教人以精，攘臂閭閻，而教人以靜，其誰聽之，是以事考證者，不能爲伏董許鄭，綴詞章者不能爲李杜韓柳，譚義理者，不能爲程朱陸王，職是故也，然則先正其體，御者之事，亦學者之事，先行後言，然後謂之學者。

學者之責任與地位：學者明道，豈徒然哉，將以覺世而牖民，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覺後覺，覺世，學者之責也，士相見禮曰，與君言，言使臣，與大夫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學者言，言孝弟於父兄，學者之所有事視此矣，世有學者，自上至下，靡不承其教焉，以世無不學之人也，齊太史子與稱孔子爲素王，西人亦以無冕之王證學者，尊之故貴之，殆非夸也，是故學者，身不逾七尺，而志軼九霄，吐詞增站之間，聞聲宇宙之內，跼蹐一世，褒貶百王，觀勢位蔑如也，管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無何憊乎哉，彼固有以自尊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在彼者皆我所不爲，在我者皆古之訓，其亦有以自重也，學者責任之鉅地位之崇如此，然則妄自菲薄，噤若寒蟬，固學者之自棄，而賤清流，抑謫論，尤爲裂冠毀裳，拔本塞源，二君交謫矣。

何以有學會：易稱麗澤，詩詠他山，學貴乎講，由來已久，昔洙泗設教，仲尼萃三千人於一堂，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作春秋，達講學之極軌，下逮漢京，易則田何，書則伏勝，詩則大小毛公，禮則高堂生，春秋則董仲舒，並能撥遺灰，闢絕學，授之及門，而李膺郭泰之流，主持風教，砥礪名節，士被其容接者，至目爲登龍門，河汾崛起，實學相高，唐初名臣，率多出其門下，爰及宋明，講學之風尤盛，道問學，尊德性，雖源流各別，而相反相成，造就宏多，至於近代，西學東漸，百喙爭鳴，其言嘵雜，於是設會講學，遠近相望，蓋時勢使然也，顧雖立中流，盱衡萬里，孰涇孰渭，必觀其瀾，當激當揚，自操其柄，非然者，一夜狂風，舟橫野渡，隨波逐流，而罔知所屆矣，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玉屏學會之創建：吾濬自民元以後，學會踵接，若麗澤書社，樂羣學社，正誼學社，旬期學會，勵志學會，導江書會，戊辰書報社，其卓卓者，惟寄興雖佳，繫時不久，電光石火，倏焉已陳，自是而還，竟成絕響，吾濬維穀江沱，交通無礙，年來中外人士，相率來游，詢及地方學術團體無有也，文化組織無有也，同人恥之，爰創建玉屏學會，本自動之精神，爲公開之講習，學術則不分門戶，要以實用爲依歸，文化則不問古今，特重自身之價值，既樹既酌，如切如磋，疑共析而奇共探，氣相求聲而相應，異不異，同不同，惟從所好，清自清，濁自濁，毋囿其流

，開誠相見，豈曰植黨營私，獨力自支，尤非依草附木，事實具在，邦人諒之。

玉屏學報之創刊：學術之優劣，文化之高下，皆藉文字以見，文字者所以載學術與文化之器也，本會講習之餘，於地方之掌故，則欲保存之，於前人之遺著，則欲表彰之，於時賢之佳製，則欲流布之，而同人之所研究，尤欲就正於社會，於是有玉屏學報之編輯，卽孔誕之辰，爲創刊之始，儀型不遠，旨趣可知，以徵稿之匪易也，故不定期，其種別亦無方也，故不分類，意欲其申，詞取其達也，故不拘體，大而日月江河之著，小而鳥獸草木之微，甄采所及，登載弗遺，雖撤土乎，期其賸借華焉，雖勺水乎，期其至河海焉，一人之策所弗能及，集羣策以赴之，一人之力所弗能至，合羣力以達之，其於地方學術文化，庶平有涓澣之助乎。

同人之期望：學不徒講也，必先行，文不苟作也，必尙實，無行之言空言也，無實之文虛文也，二者豈學會之所宜有乎，同人不度德，不量力，欲爲學會樹立楷模，冀以挽頹風於萬一，惟離婁之明，不能自視，師曠之聰，不能自聽，敬希地方先進，社會賢達，推愛護之心，盡督導之實，繩其愆，糾其繆，匡其不逮，則所以玉成斯報者卽所以玉成斯會，玉成斯會者，卽所以增進地方之學術文化，其拜謁又豈獨同人也哉。

國學綜述序例

羅伯濟

夫文者，天地之元氣，人物之精華，爲道弘而致用博，牢籠百端，經緯萬端，而國家所賴以維繫者也。顧文有變遷，恆隨世運爲升降。人心隔之，風氣成之，而實學力尸之，學顧可少哉。世當隆盛，化行俗美，民德歸厚，絃誦相聞。其發爲文章，類皆歌詠太平，潤色鴻業，喬皇典麗，澤古功深，流及既衰，氣弱辭靡，民生憔悴，莫獲昭蘇，學殖既衰，安有文采，積漸使然矣。吾國數千年間，治亂若循環，運遇無恆，而慘舒頓異。文體蕃變，每隨時運而生，格律豎浮，終以學力爲準。雖一二豪傑之士，不爲風會所移，能自拔於流俗，曲終奏雅，自有高音；拔沙揀金，往往得寶，然不可以常例論也。世衰文敝，亂以華言，潰決禮防，本實先廢，在今日尤甚。欲圖挽救，必賴師資，尋流溯源，固有典則。蓋文根於理，積厚流光，修辭立誠，先民矩矱，此俟諸百世而不惑者也。若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文章千古事，果能以空言致耶？是在好學深思者。

神州文化，先於萬國，取精用宏，有物有則。龍圖閣祕，原始包載，倉史踵跡，六書盡之。百物正名，經乃遞作，博大昌明，日星河嶽，政教之匯，旁薄彌綸，範圍不過，簡易精醇。聚爲六經，散爲諸子，星宿探源，篇章所起。皇古制作，集成於周，志流文勝，乃冠千秋。楚騷變風，

秦字改篆，書既能同，文亦增煥。祖龍不道，漢撥秦灰，經師陳說，流派遠哉。良史文豪，如兩司馬，蔚若淵雲，雋推董賈。東都企軌，賦麗詩清，文章爾雅，宏我漢京。班志藝文，綜以六略，含英咀華，沈浸纓郁。述上古至兩漢爲第一篇。

卯金失取，亂生洛陽，詩書掃地，縑帛爲薪。儒術雖衰，尚有作者，天光分曜，獨才吳雅。魏人變本，獨嘯玄風，師傳寢替，經生懸空。孟德雄才，子桓蹤跡，鄴下多才，陳思入室。葛侯一表，伊訓泉謨，文足經世，弁冕三都，典午承流，日趨華縟，風格高邁，左阮劉郭。晚有靖節，自賞孤芳，史家名著，如陳如常。宋代晉興，顏謝較卓，俊若參軍，壘堪鼎足。文勝其質，靡於齊梁，協和音律，隨浮以張。陳薦新聲，雕績愈甚，宴安江沱，南風不競。北人崇實，經術特優，緣情之作，晚亦同流。隋氏承周，斯雕爲饌，矯枉實難，唐開四傑。遺有消長，積累斯豐，李杜特聖，韓柳文宗。史蹟前修，經詳義疏，瑕不掩瑜，有光國故。宋集纖巧，變態遞更，蕭條五季，繚繞餘音。述三國至五代爲第二篇。

宋之初期，文亦渙泥，救敝需才，頹波力挽。西崑成體，麗猶未淳，宗匠屢作，集於慶陵。曾王三蘇，開風興起，揚激時流，並趨軌軌，同時駢麗，分道同翔，沈博流

利，殆亞三唐。南渡中衰，大雅罕作，晦菴晨星，餘工四六。經崇義理，生而獨開。道學流別，負矣悠哉。朱第大成，陸樹別轍，格物明心，同中小異。史乘之作，實副其名，如歐如馬，體例殊精。漢創書法，後賢步武，宋亦足稱。尤勤集古。詩學遞衍，蘇黃特尊，范陸諸彥，時有奇文，白話流行，語錄相傳，施於篇章，有如鑾環。詞倚聲調，詩之餘波，至是乃大，宛轉高歌。遼以華風，金益沾潤，晚有道山，歸然後勁。文雖雅俗，元風始更，繼詞以曲，出色當行。明濂胡盛，學先正韻，說經膚闊，沿襲成性，制科八比，經義之流，啓發民智，王學稍優。文藝迭興，雖有賡古，宋劉歸唐，是其翹楚。詩首季迪，餘亦增鏘，變遷往復，猶多正聲。後起大儒，王黃孫顧，二曲同風，鼎革滋著。述宋至明爲第三篇。

有清碩彥，多明遺老，導吾先路，旁稽遠討。綽有根抵，說經經經，樸學昌熾，聲韻尤精。康乾之間，惠戴最著，末流寢衰，今文獨步。揭橥宋學，辨析淵源，程朱當路，陸王閉關。文在初葉，勢猶未盛，與菴西漢，較爲雅

諸子學者集傳序

顧頤剛先生寄示帥淨民先生所爲諸子學者集傳，囑爲敘言。辭不獲已，作而嘗曰：

中國學術思想，導源先秦。先秦故書，惟經與子。故後世學術，除佛學及今所謂新學外，非皈依於經，即皈依

正。異軍特起，派衍桐城，惜抱山斗，其道大行。別有陽湖，流風所及，濯淖污泥，務爲峻潔。道咸以降，曾吳復興，尸祝姚氏，氣宇峻嶒。駢文逞妍，迦陵稱首，異曲同工，健者多有。稟軒而降，各自名家，後來居上，氣體清華，黃顧諸君，心存故國，託於史篇，隱寓哀惻。奇創之作，並有成書，改訂舊史，綜覈精粗。江左三家，清詩發始，繼起大宗，新城秀水，確士銓選，遂享高名，晚有湘綺，差堪殿軍。霞蔚詞人，常州執衆，分席朱桂，越明攀宋，曲推洪蔣，小道多文，新潮所播，並即沈淪。時局滄桑，江河日下，台挽狂瀾，與古方駕。述有清至民國爲第四篇。

國於天地，必有興立，積民成國，而國以學存，不學固無以爲國也。夫學至廣博，寧止於文。然舍文則學無所麗，形上形下，道器兼賅，酌古準今，推行盡利，此國家所有事，莫非學術所彌綸。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羅根澤

於子。皈依於經者，歷代史率有儒林傳以傳之；皈依於子者，獨以尊經卑子之傳統觀念，缺焉無述，斯亦學術上之莫大遺憾也。帥先生此書，扶微顯幽，闡揚絕學，其意亦偉矣。

抑余有進者，近人好言創作，輕視纂述。其實天下無不述之作，亦無不作之述。孔子自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然孔子豈泥古乎，豈無作乎？今文學家謂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作春秋，中國一切大經大法，皆孔子所作，雖未可全信，而孔子非泥古不作，則毫無疑義，此馮芝生先生所以謂孔子以述爲作也。然「儒墨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一則孔子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或如康南海先生所開託古改制，亦未可知。自漢以後，學者或詁經，或研子，離經子而獨闢蹊徑之書則甚少。經子皆昭昭在人耳目，非可以意爲去取，而宋儒之詁經異於漢，清儒之詁經又異於宋，則以離似述而不作，實則以述爲作也。詁經者如此，研子者亦莫如此。如歷代之研究老子者衆矣，而未有同者；研究莊子者亦衆矣，亦未有同者，亦以離似述而不作，實則以述爲作也。故朱子之四書集注，雖意注四書，而朱子之學術思想在焉。郭象之莊子注，雖意注莊子，而郭象之學術思想在焉。就訓解經子而言，似有強書就己之嫌，而學術思想之所以日

六書古義序

許允量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古作書者衆，而倉頡獨傳者，以倉頡始具備六書。說者竟謂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蓋嘆其精博而神之者也。由六書之道，則一名一象，引之可至於萬殊。納之可歸於一軌，賅而

進者，端賴於此，惟其如此，中國學術，就表面而言，僅有周秦；周秦而後，不過講述周秦之學而已。實則日日進化，時時進化，惟以採取以述爲作之體裁，潛移默化，蛻化於無形，由是而人不知耳。職此之故，吾人讀各史儒林傳；讀歷代詁經之書，其意義固不僅爲治經之助而已，研究歷代之學術思想，固亦捨此莫由也。詁經者有傳，研子者無傳，吾人將何以考見歷代學術思想之全？然則帥先生之作，其有補於學術者，尙可以數計耶？至可以藉悉歷代諸子學之盛衰升降，研子者之爵里姓氏，披卷得之，無庸余之喋喋。帥先生此書，對歷代藝文志經籍志已載有專書者不錄，以「既有專書，一檢瞭然」也。抑余則方從事於此，擬略仿朱彝尊經義考，謝啓昆小學考，作子學考一書。惟朱謝二書，率皆逐條各書之序跋，余則以爲序跋之能以指示書中梗概者，自當逐錄，其不足以指示書中梗概者，宜並從略，而列爲提要以著之。惜以茲事體大，殺青無期，讀帥先生書，益滋汗顏矣。

知其類，異而知其通。今甲冑書見於殷墟。釋以六書，往往而合，故知六書實起自三王以前也。前乎倉頡者，既皆因其成俗曲期，別而取之，後乎倉頡者，雖時有變體，或雖益多名，要其規模，不能外焉。周時六書，列在學官，

諷於小學。史稱大篆，李斯小篆，皆祖述倉頡。及篆失而
行隸，趨爲約易，沿至今日，猶可因其形迹，以推溯六書
本原矣。六國及秦，官學交興，流俗文字，頗有繆亂。許
君獨承漢世發得古文之後，博采通人三十餘家，成說文解
字，遂爲字書之宗。蓋用部首分類，系以六書，於是古義
復明。唐人竄削，略改其舊。有清學者，力崇漢學。尤尊
許氏，其書多家，微爲繁富。降至今之大學，皆授文字學
。其意亦在通曉六書。然古所以教童蒙戶習之者，今幾爲
高材者鬱難通之籍，非古今時殊，亦所以爲教者，揆諸保
民之法，有近於倒置者矣。滋縣曾君義甫，勤學而好古，
以爲古者學堂泮宮，不過小學大學而已，今因小學狹陋，
乃立中學，不如遷罷中學，而恢復小學，復古者禮樂射御
書數之目，故先出六書古義。於假借，轉注二篇，多所發

彙集晴翠山房詩文引言

陳國祥

明，視諸家加詳焉。實近探賈山蒙求之意，而博瞻瞻之，
遠紹夾漈遺略之規，而精推過之，使夫學者修之於稚年，則
易以記誦，而終身無不識字之謂，不亦善乎。竊嘗論之，
初民文字，先有象形，夷夏皆然，埃及巴比倫象形書，絕
而不嗣，歐人文字，但以聲音組合，雖體勢橫列，以便給用
，然制作之精，遠遜中土。蓋緣飾六書，以類相從，卽有
新字孳乳，眇眇而可識，非如歐書，但利口耳，寓目無辨
，此其一也。中土字皆單音，按以聲韻，修短既侔，低昂
應節，非如歐書，施於詩歌，縱用意深微，而格調參差，
強比成韻，貧劣益盛，更無論句中浮聲切響之致，故文字
美妙，音響均和，中土所獨，此其二也。自餘細端，不可
具述。妄人猶有欲廢棄中國文字，代以羅馬書，真可詫怪
也。因序義甫書，偶及之。

民國三十年十月

祥自束髮受書。侍家君及諸長老。每閒談邑人王瑞徵
先生幼時軼事。謂有神童譽。卽心慕其爲人。及光緒癸卯
年間。吾師羅伯濟先生領鄉薦北上。塾友吳君魯齋。相約
奉贊受業於王先生之門。當是時清廷議改學制。蜀中士夫
。往往徂於積習而不變。先生席居山長。志切匡時。本湘
。藉以說經。法成均而課士。參酌東西各國學校科目程式。
不數月而規模略具。當軸上其事竟首功焉。邑之俊彥游於
門者。日以執經問難。講習詩古文詞義法爲事。其樂陶鑄而

荷裁成者蓋甚衆。今瑞思升堂就座。娓娓講授經史。吾儕皆
誦詩文於其側。宛然情狀。如在心目。而閱歲將三十。師
歿且十年。卽先生之手稿遺文。亦皆需佚而不復全讀。學
人文士。視此盛衰倏忽之跡。猶喟歎而不能已。何況親炙
門牆。涵濡教澤。其爲悲悼惜感。宜如何深且遠乎。今夏開
門塾居。慨然以先生晴翠山房詩文原稿盡失是懼。乃檢祥
廿年前所寫者。真以友人囑昔所鈔。與夫私家所存。不分
作時先後。蒐得卽手錄之。次爲文二卷。詩一卷。然較原

本已略少矣。將謀付梓。特弁數言。以質同學而誌所感。且明彙輯之意云。已巳秋月。

門人陳國祥識於蓬廬。

按此稿輯成後同門蒲種鄉假去，又復蒐輯增益，

燕遊雜詠序

曾沂春

自客金淵，忽已三載，賦性迂拙，未敢廣交，有暇輒遊，遊輒有時，林下水邊，村寮野店，流連歌嘯，往往忘歸，廢食，人或笑之，而余則以為至樂也，於是陳君儒翁以其先兄惠卿先生詩草，陳梓庵君以其先祖筠石先生晚怡軒詩草見貽，余之遊乃益多佳趣，明先生詩，皆真氣積中，英光發外，本道義而為文章，讀之使人興起，迥非徒美詞華，無關時教者可比也，癸未春，始交米君國荃，於詩亦有同嗜，雨夕風晨，迭相唱和，又喜多一良友焉，君尋以其尊翁鏡芙先生燕遊雜詠見貽，且謄作序，余與君既以翰墨交，亦未敢以不文辭，先生之詩，淡遠名高，不同凡響，足與筠石惠卿兩先生之作並傳，其愛親愛鄉之思，

躬自繕寫，定為文集四卷，詩集一卷已謀付印，因故中止，最近本會以王先生著作，關係地方文獻又將設法徵購，表彰於世云，國祥附識。

尤堪敦樸厚俗，晚近教失其本，士習浮薄，空談愛辭而不知事親，艷羨紛華而鄙視鄉里，權利之外無事功，迎合之外無學問，猖狂之外無性情，國以此危，家以此亂，心以此喪，夫亦大可哀矣，先生之遊燕而歸也，變身萬里，自春徂秋，涉險阻，歷艱難，不以一第得失為懷，而以高堂慈親為念，不以異地風物為美，而菟汝鄉山水為佳，讀其「朦朧夢境心猶戀」一彷彿慈言耳，何聽「故鄉山水雖平淡終勝他鄉不厭有」之詞，胸中學養，自有高於登雲路者，嗚呼，是豈今之人哉，是豈今之人哉，世有不為風氣轉移者乎，讀先生詩，則知士之所當貴者，固在此而不在此，彼，民國三十二年四月

壽客亭記

王瑞徵先生遺著

吾友謝子丕丞其居家也儉以廉其持躬也謹以畏顯性篤好菊距廬之右開地數弓得菊數十百種於其間審余知花剖黃

盤幹勻黃布曰繡索綴綴綴齊其行列曲直其畦徑作亭於其上而薄菊以環之咫尺之區往復迴環若有不可窮之幽概亭臨北

江分流處，秋濤箭駛，長風送浪，則足以刷盪耳目，澡滌神明。北望靈巖，諸峯橫於天際，宛若畫障，其煙雲起伏，陰晴萬象，令人目注而神與之翔。至於朝曦夕月，隨人升降，萬花環侍，雙瓶對樹，溟滓一氣，茫不可辨。客或倚欄，或據石，俯而覽茗，仰而賦詩，冷香襲纈，衣帶間忽忽不知身在何境也。秋日花時，余聞其盛，亟往游焉。其尊人茂齋公年逾八秩，白髯飄拂，從曲徑扶杖，行而來，體態偉岸，且逸見客止，勿爲儀謝。子侍其側，廢狀揣名品香，論色仰視，其尊人與客皆樂甚。客視謝子亦樂甚，已而老人出謝子隨而扶掖之。反顧余而笑曰：「先生知余名，亭之意乎？」余應曰：「是不惟菊爲壽客之謂，蓋夫老人之日涉茲圃，以爲娛也。」謝子笑曰：「諾，余於是知謝子不惟菊之好，蓋以娛其老親而致然也。昔孔孟之論學，親也曰能竭其力，曰養志守身，今何世也？捐其身以殉無等之欲者多矣。彼將曰：吾以養吾親也，果其親也，志歟抑或有汗其親者存歟？謝子獨歛其材，能不收馳騁於當世，顯顯焉用其力於一花一卉之間，彈百日之勤，以成九秋之賞，其尊人顯而樂之，若不勝其欣慙也者？若是則謝氏父子之賢於人也亦遠矣。客有題余言者，請以揭諸楹間，以俟夫吾黨之游於斯者，商焉若夫，適足以拯時之窮而登斯民於仁壽之域，是又登斯享者當風臨流而感歎懷想者也。余曷其引繩乎哉！」

何先德傳

羅駿聲

自古仁人義士，以身殉道，無間窮達，跡其行事，類皆堅苦卓絕，志底於成，或不幸而至枉死，世莫知之，此尤足悲者。如吾黨何先德之恢復繩橋，難能可貴，終且湮沒，其一例也，予特傳之，將以勸善云爾。

先德何姓，安岳人，清初挈妻來漢，設館城西古刹，授徒自給。其如也，剝臨岷江，與秦守祠近，適當津要，東西岸往來者，率恃渡。渡曰伏龍，夏秋水漲，波濤凶惡，舟小者輒覆，其怒，或擠之江，行旅與歎，視爲畏途。先德憤，與妻謀設橋濟衆，灌城故永康軍治，宋創繩橋，條明因之，獻醴鵲蜀，蕩毀無遺，成法久亡矣。先德相地勢，測江岸距離遠近，索綯緯度作橋式，審之確，乃上書

子不惟菊之好，蓋以娛其老親而致然也。昔孔孟之論學，親也曰能竭其力，曰養志守身，今何世也？捐其身以殉無等之欲者多矣。彼將曰：吾以養吾親也，果其親也，志歟抑或有汗其親者存歟？謝子獨歛其材，能不收馳騁於當世，顯顯焉用其力於一花一卉之間，彈百日之勤，以成九秋之賞，其尊人顯而樂之，若不勝其欣慙也者？若是則謝氏父子之賢於人也亦遠矣。客有題余言者，請以揭諸楹間，以俟夫吾黨之游於斯者，商焉若夫，適足以拯時之窮而登斯民於仁壽之域，是又登斯享者當風臨流而感歎懷想者也。余曷其引繩乎哉！」

當道言狀，達部議允，下有司籌措，願長繩繫空，踏之簾蕩，有落水者，舟子既失利，陰銜之，藉爲口實。嗾土豪訟於官，以罔上抵罪。先德無子，妻益悲，乃日夜苦思謀，所以成厥志而開執說之口，復就前式翼以闢，繫風踏橋，較穩固，則又訴於當道，試之僑，遂誅謠者而恤先德，追贈以官，妻受封如其秩。後人尸祝先德夫婦於橋畔，呼曰何公何母云。當明之季，蜀中文獻殫盡，清乾隆光緒間，兩修縣志，皆失載。民國十五年，予承乏邑乘，得刻石文，稱先德於嘉慶八年倡修安瀾橋，隸以入志，而橋名已非舊。其後張生百昌爲予言，曩曾襄事橋工，偶稽檔冊，塵垢封積，於故紙堆中得悉先德事，蓋越年百四十有餘矣。魂子

蜀永康軍評事楊免夫役記，稱橋肇始淳化元年。大理評事梁楚建，因以名橋，比歲一作，所耗萬計，春夏間橋成，秋多間更造浮梁以代，吏緣爲奸，民深受累，歲則備知軍事，乃發官錢而免夫役，視今之以時補葺，十數年而始一易者，其勞費相去何如，先德損益之功偉矣哉，范成大吳船錄，稱橋長日二十丈，廣十二繩，掛於半空，大風過之，掀舉如漁人噍網，須舍輿疾步，從容則震掉不可立，與了翁所稱下瞰風濤掀涌，心目掉動，例疾趨以濟者合，則橋之難蕩，勢所必然，固不足爲先德病，而其妻之作闢以讓，尤皆人所未計及，當書以誌來者前志荒，而今志略誤，甚矣載筆之難也。

論曰，安瀾橋者，故宋之評事橋，亦曰珠浦橋，縮數蜀西，最爲衝要，垂千年矣，中經喪亂，有時而廢，小人乘機蠶斷，藉渡專欲，爲害無窮，守土者熟視無覩，笑以膺民社哉，何先德一布衣耳，窮困流寓，乃以復興爲已任，不惜磨頂放踵爲之，豈獨子所關兼愛者乎，亦仁人義士之用心也，晚近防區爲崇，武夫閱牆，隔江而閔，竟舉百千萬人必經之繩橋拆而毀之，阻絕交通，違言建設，以彼視此，其亦梟獍之與麟鳳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盡力所致，何必在官，先德其知此意者，橋折數年，今又謀始，曷勉步其後塵歟。

灌縣地方經濟建設芻議

賈開仕

第一章 概論

抗戰勝利後，建國工作開始，欲建設國家，必先建設地方，以其有相互之連環性也，灌縣環境優，風景宜人，自然條件相當具備，惟待人工之培植，茲就愚見所及分析如次：

(一)商業上之價值——灌縣位當本省十六區之孔道，通松理茂懋汶各縣之咽喉，爲山貨藥材之集散地，復爲木材、茶葉、川芎、澤瀉、產區，灌縣之所以能較之川西任何一縣繁榮者，以其有重要商業價值爲其一大主因也。

(二)工業上之價值——灌縣之工業，自與他處之工

業不同，如就四川之經濟概況而論，劃川東爲重工業區，劃川南爲輕工業區，則灌縣應劃爲化學工業區，過去省府曾在本縣白沙，設置化學工業試驗所，經實驗可用之化學工業原料多種，而蘊藏量亦稱豐富，如造紙、造鹹、乾溜木炭、製水泥、氮氣肥料等，假定本縣之動力與交通兩大問題，能得適當之解決，則化學工廠，可以普遍設立，供應各項用途。

(三)礦業上之價值——灌縣之礦產，以煤爲主，其次之，他種礦物再次之，本縣在水麻漩各鄉，與沿北沙小河及蒲陽山區一帶等地，岩層爲侏羅紀，年齡較幼，雖然，

礦質之含量與藏量，均遠遜於雲馬屏峨及康藏各地，他本身具備兩大優點：即「給養容易，交通便利，」在國家財富貧弱一切設備不夠之今日，是最適宜於開採之礦區。

(四)農業上之價值——灌縣為沖積扇之柄，土質較薄，氣候亦較冷，因是農作物成熟期遲，產量不旺，質量亦差，無論今後對農作物如何加以改進，恐仍難得良好之成效，雖然本縣山區廣闊，約佔全面積三分之二強，荒地瀾灩廢棄者亦多，倘能利用造林，不但能調節氣候，增美風景，保護河堤，而最大價值，將為地方上開闢一永久性之大利源，百年大計，子孫基業，造林運動，為今日地方之一大要政。

(五)水利發源地——四川之所以稱為「天府之國」者，因有成都平原，土地肥沃，出產豐富，而成都平原，乃受都江堰水源灌溉之利益也，都江堰源於羊膊嶺，匯諸流至灌縣，為都江堰水口，李冰父子鑿離堆，別為內外江

象鼻歌

離堆片石插水中以狀名之

江駛灌口沱東別。玉壘作標支一石。離堆萬古峙中流。象鼻緩衝分水力。秦守穿江夾成都。史遷首載河渠書。二江並自沱水出。岷南沱化北中樞。(郭江分自上太平堰即今走馬河檢江分自下太平堰即今北條河二江經成都南北門至東門合為錦江至彭山江口復興岷江合沱正流至瀘州始合長江)天府創開名聚寶。神州水利稱第一。轉漕而外盡恩波

。二千餘年來長被其澤，相沿至今，惟僅有灌溉與防洪兩大工程，(即過去所謂興水之利，除水之害。)如益以今日科學之倡明，再利用水力發電，整理航運，進行船舶，則本縣將集水利之大成，而造成中國之「紐約」。

(六)風景名勝區——灌縣有青城靈岩之勝，風景絕佳。早已名播中外，惟仍缺乏管理與改善，今後四川為航空半徑之中心，成都將愈趨重要，本縣距成都六十公里，交通便利，如將灌縣闢為成都西外之郊外公園，善為培植整理，旅遊人士來此消耗者，將日益增多，地方上藉此可獲一大筆收入。

綜上各點所述，本縣條件具備，環境優越，當無疑義，今日建國聲中，鄙人為灌縣人，高呼建縣，并願請地方實達，父老昆弟，共同致力於本縣經濟建設工作，倘能有成，世代子孫，將享受永遠無窮之幸福，同時對國家民族之貢獻亦大矣。

羅伯濟

。粒我蒸民千萬億。蜀郡包括川西南。沫水為災亦待戡。亟鑿離堆排水患。興利除害兩相參。岷沱昭昭非一水。史有明文分彼此。唐宋而還始假名。錯認離堆在江沱。傳疑傳信又千年。但懷明德尊前賢。水旱從人弗饑饉。今不古若真天淵。昔設堰官始諸葛。調兵護隄防潰決。歷代規隨勤補苴。每有得失相出入。民國承流舊更新。官工民工忽

以分。人浮於事事不舉。官吏肥甘民苦辛。自從盤溪舊水溢。(民紀廿二年)沿河居民盡魚鱉。寶瓶有口難吐吞。象鼻被牽奔奔逸。當時河牀大變形。水官搜案渺冥冥。低築深洶棄原則。截長補短尤非經。第一堰工成大錯。堰小移傍繩傷脚。岷沱分水欠斟酌。沱口深寬岷淺窄。支大於幹失平衡。過水成漕東岸傾。夏至後先洪水發。諸渠似涸皆紛更。物值飛騰造機會。預算迭加千萬倍。江心要害成

坦途。認與更端圖減費。年年新式木坊壩。自謂工程技術高。有樣文章非事實。空談何補太無聊。今歲陳解西山雪。風雨乘之來助虐。洶洶萬壑湧波濤。併入江沱誰管束。金隄驟決水難收。飛沙無堰橫橫流。馴象亦驚其鼻。聞五犀牛奔滄州。民田廬墓復何有。自然歸罪問官守。當道祇說是天殃。時過搶修枉功狗。懲前毖後勿痴聾。應擬禹績追李公。區區一家河足惜。時平買贖希年豐。

連日飛雪有感

甲申冬作

劉子光

彤雲黯黯淨空際，連日陰森凜寒氣，卻怪今年雪太多，堆積再三乃至四，紛紛辭空飛下來，忽如萬樹梅花開，大地白憐鋪玉屑，高山遙望登樓臺，我最關心貧若苦，生事淨淨乏錐土，奔馳負戴道路中，手足皸裂豈能顧，我家昆季各分爨，已是窮途傷七見，阿兄阿姊痛予心，歲晚何以謀衣飯，轉念前方戰正酣，邊關氣候當奇寒，斯時景象

愁欲絕，雪壓牆場水懸川，天生富貴是使獨，一家飽暖萬事足，隆冬圍爐不出門，那知道旁凍死骨，貧風殆遍重拮克，上下交征國不國，歲寒獨自懷本心，零落後凋羨松柏，農人告予春將及，田中菜麥添新葉，分明瑞雪兆豐年，屢出郭門探消息。

遊唐公祠

祠祀唐求在崇慶街子場

曾沂春

四面風光映水光，古祠煙樹莽蒼蒼，江山有幸陪高士，桃李無言對夕陽，亂世殘人全氣節，遺詩一卷永芬芳，

我來此地情何限，滿谷春風杜若香。

重遊唐公祠

前人